



(第卅四篇續完)

尊者說道：「我本來就是要乖乖的坐在一旁的，是你要強迫

我說話的呀！我的『因明』你是不需要的，但它却能帶來快樂，有很大的用處。因為我適才所說的都是實在的真話，所以傷害了你的痛處。我剛才所說的話，乍聽起來也許像是自己稱讚自己；其實我們所有的衆生的心都是本來光明空寂，不爲輪迴之過患所汙染，或涅槃之功德所光耀的。這就叫做一切根因之佛陀，也叫做如來藏。因爲不識此自心之故而被率爾無明所蔽障，故名煩惱或有情，因而流轉輪迴。如果識得自心之本來面目，就名爲妙智或清淨佛陀而契入涅槃。念及此義，佛陀薄伽梵於契經中曾經說道：

「清淨如來藏，遍滿諸衆生，」  
〔一、〔百萬大福品〕〕  
「一切諸衆生，即是眞佛陀。」  
〔目中驕發自然山川錄〕

又說：

「一切有情皆佛陀，惟爲率爾無明遮，」  
〔破彼無明即成佛。〕

經中又云：

「若能了悟自心，即是證得佛智，無需另求佛陀，此即最勝之修行方便。汝等應如是知，如是觀行。」

其實此心本來就是光明空寂的，若能證悟此點，即是成佛。這也就是我已經證悟了自心的真實話。但是，法師你却是信不及的。至於你的身心已經供獻給魔鬼的證據，今天在此集會的衆人皆可作證，但是說出來恐怕對你傷害太大了。所以還是不要說吧！」

達羅說道：「這真是甚難稀有了。既然你有我已經爲魔鬼所攝的證據，現在就請你當著大家拿出來好了！這總比一輩子騙人，玩弄魔術，乾嚎那些倒霉的喪曲要好得多吧！」

尊者於是微笑的說道：「你既然這樣堅持，我就說一句使你一個人能夠領會的話，好使你確信無疑。你現在仔細聽著，好生領會：與你的肉體接觸的東西，現在已經在另外一個人的手中了。這種事實是否可以說是爲魔鬼所攝的證據呢？」

達羅聽了，滿臉脹得又紫又黑說不出話來。

尊者雖然阻擋惹瓊巴，但惹瓊巴不聽，立刻就去暴露達羅的醜行。他走到一個很美麗的姑娘前面，這姑娘一向對尊者毫無信仰，但對惹瓊巴却非常尊敬信仰的。惹瓊巴就向她要手臂上的環釧，把環釧拿給衆人看。達羅羞憤交集，對尊者父子破口大罵半天才回去。

惹瓊巴非常高興。到處把手釧拿給人看，隨後又到這位姑娘工作的地方去，從她手中又拿到達羅法師的唸珠。因此大家都十分相信（達羅確與此女有染了）。

羅頓心想：「這種事若非知道內情的人告訴密勒日巴的，那麼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了。我到要仔細觀察考驗他一下！」就說道：「今天的辯論已經足夠了。」說著就拿著經典回寺去了。

當天夜晚，羅頓把僧鉢中注滿了血；把嘎巴拉顛器中盛滿了牛奶，又把釋迦牟尼佛和弟子眷屬們的一幀畫像倒掛了起來。心中想道：「如果密勒日巴能夠知道我做了這件（反常）的事，那麼他就是真正具足神通了，那麼我也應該承認其事。」

第二天清晨，羅頓就來到尊者的住所，先碰見了惹瓊巴，惹瓊巴說道：「法師啊！你也來替佛法丟醜嗎？」羅頓說道：「我是對尊者生起了信心，前來朝拜的。」說著就一溜煙混進尊者的臥室去了。

尊者看見羅頓，微笑的說道：「法師啊！你用這種方法來考驗我無非徒勞而已。你們所想隱藏的一切事物，我都能以現量境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把出家人的僧鉢中注滿五毒之精華，把（密乘）的顛器中却盛滿了乳汁。你這是明知故犯顛倒所為。你甚至把釋迦牟尼佛和弟子們的畫像都頭下足上的倒掛了起來。你這樣的顛倒亂行，豈是佛教徒所應為？學佛人是不應該做非法行的啊！現在你應當依（顯密不同的）戒法糾正過來，把僧鉢和顛器的盛物換掉，把佛像也掛正才好！」

羅頓聽了滿臉驚詫惶恐，顯出非常懼怕畏瑟的樣子，心中不禁對尊者生起了不共的信心。就對尊者說道：「瑜伽行者啊！我現在對您真是十分佩服及信仰了。請把自己所修行的法要說一

下好嗎？」

尊者回答他道：「你對我有信心很好。但是我的修行方法現在却不能輕易說與非器之人，那是會造成損害的！理由是這樣的：

「敬禮譯師馬爾巴足，加持窮子護密誓。密宗之見甚險峻<sup>(25)</sup>，執着自宗汝法師，終日辯論文字故，行密乘道必招損。

此需專修無散亂，多言談論招毀損。密宗修持需秘密，若於城鎮持律儀，現比丘相招毀損，菩提乃由實修得，多學經論招毀損。口訣只傳具器者，輕授無緣招毀損。

深山隱居習禪觀，有頭無尾招毀損。甚深瑜伽覺受相，說與大眾招毀損。百千招毀難具說，今日酬答應止此。」

羅頓說道：「您雖然不願說修行的覺受，但由於實際修持的原故，您的智慧自然顯露了出來。請您把（密宗的）灌頂，地道次第，以及見，行，修等之精義，摘要對我開示一下好嗎？」

尊者說道：「你的宗派所說的法，我是不曉得的，我的傳承所說的教授是如此的。」隨即歌道：

「敬禮譯師馬爾巴足，我今答汝法師問。莫思詞句是與非，應思其義凝神聽。若無所見乃勝見，此即心性明空體。若無求覓乃大獲，此即心性寶庫藏。若無需食乃妙食，此即解脫三摩地。若無需飲乃妙飲，此即菩提勝甘露。自明即是妙智慧，此非語言能詮道，亦非聲聞稚童境，更非學者思辨域。若了無讚亦無貶，即是最勝之灌頂。若證無高亦無下，即是最勝之果地。若達無生亦無死，一切所有此最勝。即是極殊勝道。若證不可度量境，即是最勝因明量。若知無行（亦無修），即是上究竟乘。若證一切本無二，即是極殊勝見<sup>(26)</sup>。若達無境亦無緣，即是上究竟乘。若知無取亦無捨，即是最勝之方便。即是最勝之修觀。若能任運不著力，即是最勝之果位。未證以上各義者，恃學傲人之法師，多聞驕慢博學士，心執取捨瑜伽士，此三人俱一般，雖求解脫反被縛！」終爲二執緊束故，

雖求自由竟自困！能所鐵鉤所拘故，雖求超脫終被陷！

流轉三界無了期！」

羅頓法師至此，澈底悔悟，傲慢全消。向尊者五體投地行大禮拜，並向尊者請法。雖未獲准，但從此對尊者生起不二之信心，最後說道：「這幾次的辯論，才是真正的辯論。尊者確實是勝利者。我實在心悅誠服。」言畢離去。回去見到達羅說道：「正像密勒日巴所說，我們這些講經教搞因明的人，大都是缺乏厭世和出離之心的。（因為一向懷疑和鑽究慣了，所以）對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很難生起真正的淨信和尊敬。我們的這些佛學智識到底是對解脫有助呢？還是有害呢？我現在也不知道了。密勒的各種神通，實在是成功的真正憑證。我一直以為是魔術或障眼法，現在感到十分懊悔和慚愧，我對他的成就是毫無懷疑了。」

達羅說道：「你的自信心不夠，毅力不足。足見你對法的認識尚極端不夠。我認定他的各種神通不過是被某一大魔鬼所攝受賦與的。至於『佛法』，他可以說是一竅不通！他們說我與該女郎有染，也是造謠中傷無中生有的事。」言畢就在極端的瞋恨心中死去。後來尊者說道：「因為對我的侵侮，可憐的達羅已經墮入輪迴之極邊去了。」

（上接第39頁 阿含經禪林文藝與自然妙觀）

這是佛所證悟的境界，佛為要示弟子人人開啓心中的妙境，一日行散樹林間，摘下樹上的樹葉放在掌上，以示弟子，所能說的佛法如自掌上的樹葉，未能說的妙法，須待自證自悟的，如樹林中的樹葉，無窮無盡，佛陀這種教化，實對時代教育有很深的啓示。又佛陀一次會遊於摩騰國，渡河津時，看見水中有一大聚沫隨水漂流，就示以弟子說：

諸比丘譬如此大沫聚隨水流，目士見之反觀省察，即知非有，虛無不實，速歸消盡。而說偈曰：沫聚喻於色，痛（受）如水中泡，想譬如熱時炎，行爲若芭蕉，夫幻喻如識……當爲觀是要，熟省而思惟。」（阿含五陰譬喻經五〇一頁）

至於對尊者毀謗的其他和尚，在此次事件中亦毫無所得。過了些時，羅頓頂禮尊足，皈依尊者，真實修行，以後就成為尊者五大出家弟子衆中極為出色的一員。他的故事，本書後面將再詳述。

這是尊者以神通及感化力降服（法師學者們）由妬忌心而引起的「辯論佛法」的故事<sup>27</sup>。

### 註解

原文為「Kham · po · ches.」不知確意。

<sup>26</sup> <sup>25</sup> 證一切法無二，則得最殊勝見，此句解決了一切大小乘，及性相各宗之爭辯。證心物不二則了唯識，知色空不二則了中觀，證悲智、理事、生涯、體用無二則能了達華嚴圓教之無碍境界矣。此句話極易隨口唸過，若細嚼之，則為大乘佛法見之精石也。

此故事很明顯的表示西藏佛法中，重實修和重理論之不同宗派傳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。此在中國亦然。但有一點必需說明者，即尊者並非完全排斥教理及披袈裟的說法和尚，尊者的弟子中，許多皆是說法師和學問極好的。尊者之首座弟子即是學者、和尚、法師和實修的瑜伽行者之總和。此次之「辯論」亦由達羅引起，尊者亦從不喜與人辯論也。尊者並不排斥所有的佛學家和說法師，如其他故事中所清楚顯示者，尊者所斥乃「只說不修」的僞君子，偽法師耳。

禪林文藝的妙用，可說是培養智慧的妙門。佛因禪說教，對自然寓以生命智慧境界，以示弟子開啓自心中之妙境，可說是世出世間的性靈培養教化。在園林中培養性靈的，中國古代除了禪師之叢林生活外，儒家的書院也大都設在園林山中，如：廬山白鹿洞書院、嵩山嵩陽書院等，也不外相藉自然之靈氣，滌蕩胸中垢染。乃至如印度泰戈爾大學、和希臘柏拉圖學園，也都在自然中教導啟發學生，可見自然對教育是如何的重要。而今在教育上，却忽畧了這一點，這是值得人擔心的。而我們在阿含經中看到佛教化弟子的方式，禪機片片，唯有妙觀一切，始有妙悟的旨趣，是何等的發人深省呀！